



深度 异乡人

异乡人——张雍：“如果你有20小时都在镜子前看自己，就没有时间去看窗外的风景”

去东欧，是这位台湾纪实摄影师的人生“止损点”。在拍摄精神病院、马戏团、A片工业现场、吉普赛村落等非主流题材之后，他发现自己的摄影“只是两条灵魂在某个时间点相遇的证据罢了”。

特约撰稿人 陈泳翰 发自台北 | 2018-05-11



【日光节约时间 Daylight Saving Time】黑白平面摄影系列 Rigonce, Slovenia (2015)。摄影：张雍 Simon Chang

2003年，24岁的张雍，为自己做出一个出走欧洲的决定。行前每一天，他都在犹豫这不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日记中的反反复复、自我打气，如实记录下一名青年的徬徨。

“似乎正因为连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想借由这样的逃离，把自己压迫到一个限制条件、却又全然陌生的环境里，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反应？.....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支持自己出走的最主要理由，是知道自己还年轻。24岁毕竟还是个可以犯错的年纪，我实在不想花六年的时间，努力工作、存钱，好买车子，买房子，fit in 一个 so ordinary 的平凡生活里。想用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去欧洲旅行，去试试看如何用有限的经费，尽可能地生活在异地，越久越好。”

“越久越好”的许愿一语成谶，从那一张台北飞往布拉格的单程机票开始，转眼间15个年头过去，张雍依然留在欧洲，以钟爱的摄影为业。他在东欧的斯洛维尼亚结了婚，有了一个幸福家庭，还多了两名宝贝女儿。



张雍 Simon Chang 。图片来源：东西名人杂志提供

“你这辈子只会活这么一次”

“2003年对我就像是个止损点，那时我常常在日记里抱怨周围世界很伪善，充满负面情绪，出国像是为了避免自己在既有环境里持续被社会化、对生活投降，最后忘记了开心的感觉。”阖上日记后，2018年的张雍如是说。

先前的自助旅行经验推了一把，满怀梦想的青年选择远赴布拉格影视学院攻读摄影学位，这个地处中欧的波希米亚世界，曾经孕育出他喜爱过的作家卡夫卡、昆德拉、赫拉巴尔等人，或许更重要的是，欧洲文化对个人价值、权益的尊重，让张雍能够活得更加自在，以更缓慢的节奏，专心拍摄自己偏好的纪实摄影作品。

为了能在布拉格留得更久，张雍开始申请奖学金，陆续尝试教中文、进船务公司兼差、承接剧场工作，剩下的时间便四处旅行，或是蹲点拍摄精神病院、马戏团、A片工业现场、吉普赛村落等非主流题材。从原订的六个月延长到六年的中欧时光，张雍用摄影作品挑战人们的偏见，陆续在国际竞赛或展览中崭露头角，知名度渐渐打开。

尔后每隔一、两年，张雍便会定时回台举办讲座，他认为自己有份责任，要向同他当年一样困惑的年轻人说出实话：“我希望他们一定要出去看一看，不要把工作当作唯一，因为这辈子只会活这么一次。”也是在这样的场合中，张雍喜爱援引一句捷克谚语开场：“你要说实话，说完实话要马上跑掉。”那一张飞回欧洲的机票，宛如他为自己买的“实话保险”。



【她们 They _ Ward Nr. 02】黑白平面摄影系列 Prague, Czech (2003-2006)。摄影：张雍 Simon Chang

见到除了家人以外的“难民”

因为爱情的缘故，2010年张雍移居东欧小国斯洛维尼亚，在那里结婚生子，组成一个多语并陈的家庭：他和女儿讲中文，和太太以英文聊天，至于太太的亲戚们，他则学著以不那么道地的斯洛维尼亚语夹杂其他斯拉夫语汇沟通。在一家子定居的斯国首都卢比安娜，别说台湾人，就连亚洲人、非洲人的面孔都很少见。

从台北到布拉格再到卢比安娜，张雍的青壮生命史看似漂泊，可是拉长到家族史看，“离乡背井”对他的家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太过稀奇的事。国共内战期间，经营两岸贸易的爷爷，想方设法弄到了船票，带著妻子和稚儿从上海逃来台湾；出身南京的外婆，年少更是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为了和任职空军的另一半团圆，逃难的夜里经常只能栖身山洞、寺庙之中，直到遇上一名好心的义大利神父收容，才奇迹般地结束奔波日子，辗转落脚台湾。

从小听著家族故事长大的张雍，对于被迫离家的“难民”角色并不陌生，只是孩提时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看到除了家人以外的“难民”，更没料到自己会为难民们拍出一整本摄影集《月球背面的逃离场景》。

这段和难民的相遇，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了，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时苏醒，回头晃动张雍当年对欧洲价值的向往与信赖。



【月球背面的逃难场景 Fleeing from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平面摄影系列 Šentilj, Slovenia (2015)。摄影：张雍 Simon Chang

边境现场的东方脸孔

张雍还记得，2015年10月21日那一天，斯洛维尼亚各大电视台，紧急播出了上千难民顶著零度低温，摸黑涉水过河，突然抵达斯洛国边境的红外线空拍画面。那仿佛将他和家族里似曾相似的记忆接上线，他听见一阵幽微的声音在耳边呼唤：“你必须到现场跟这群人见见面！”

揹上相机，发动汽车，几个小时后，张雍赶到了斯洛维尼亚的边境管制区，凭著同样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脸孔优势，顺利混入从中东前往西欧的难民群中。

就像他向来秉持的拍摄原则一样，在万头骚动的现场，张雍并不急著高举镜头，他先沿著临时搭起的帐篷，挨家挨户用英文攀谈，询问对方“一切可好？”“我能帮上什么忙吗？”“愿意聊聊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吗？”获得初步信任后，张雍才会试著按下快门，有些时候，他甚至宁可完全放下相机，花上长长时间倾听难民们说话，抑或扮演起翻译官兼外交官，指引对方如何就近取得所需物资。



【蒸发 Evaporation】黑白平面摄影系列 (左) Gilvánfa, Hungary (右) Prague, Czech (2003-2013)。摄影：张雍 Simon Chang

走入现场后，张雍发现好多关于难民的事实，竟和媒体报导或民间刻板印象大相迳庭。

“大家以为难民全都来自叙利亚，但其实伊拉克或阿富汗人也不在少数，在所谓的巴尔干路线难民潮高峰期间，偶尔也会见到来自埃及、摩洛哥的青年人，但因为舆论比较关心叙利亚，持有叙利亚护照成功入境西欧的机会比较高，导致叙利亚护照在难民营里变得奇货可居，成为被偷窃的目标。”“并不是只有穷人才会成为难民，许多离乡背井的家庭，本来在母国都是老师、医师、建筑师之类社经地位良好的阶级，他们也得撒上大钱买通关卡、冒尽生命危险，才能站上欧洲的土地。”

陪同难民等待边界关卡放行的期间，张雍亲眼见到边界警察对待难民的粗暴态度。接下来的日子里，战车和铁丝网逐一出现，对外来者的恐惧在保守派媒体里不断蔓延，这些都让张雍感觉彼时的欧洲，和从前倾心的自由欧洲不太一样了。除此之外，张雍还意外发现自己“异乡人”的身份，竟在这处特殊空间里被无限放大了。

因为东方脸孔的外貌跟难民们相近，张雍在边境现场，比起西方摄影师有了更多来去自如的余裕，虽然这点在和难民聊天、拍照时是项优势，但当难民们转往下一站时，优势瞬间成了麻烦事。仍然留在空荡现场的张雍，突然成了警方眼中的可疑份子，屡屡遭到拦阻盘查，担心他是刻意脱队，意图滞留不归的难民之一。旅居欧洲十多年，这是张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当地人不同的外表特征，竟然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而非一场有趣的交谈。



【Home birth】平面摄影系列 Ljubljana, Slovenia (2016)。摄影：张雍 Simon Chang

把有生以来的一切全背著身上

也是在这段拍摄过程中，张雍发现自己体内依然流淌著某种“东方礼教”的血液，那是他年少时一度想抗拒，却又一直如影随形跟随著，如今只能学习和它和平共处、找出平衡的独特个人印记。

“我看到许多欧洲摄影师，来到现场二话不说，直接拿起相机就‘砰砰砰’地猛拍，甚至还有斯洛维尼亚摄影师告诉我，为了让自己专心，他会在拍照时将耳机戴上，边听音乐边拍难民。”张雍摇摇头道：“我发现自己没办法这么做，我会不断自省，‘在疯狂的现场，自己只是个不请自来的客人，眼前正忍受著煎熬的命运才是故事的主人’，看到有人在哭，我应该先递出面纸，询问他在烦恼些什么，而不是劈头举起相机拍下去。我相信摄影师的功能或贡献，应该是倾听及陪伴，是打从心底想要和对方相处一段时间。也许我无法解决你的具体困难，但我愿意靠近并试著分担，最后拍出来的照片，只是两条灵魂在某个时间点相遇的证据罢了。”

东方礼教的血液，源自于张雍的家庭教育，也源自于中学时期每天被班导师要求默写的《论语》，在骨子里浅移默化。有些人千里移民离开家乡，是把为了把从前的一切抛得一千二净，可是张雍不管移居到哪里去，仿佛都要把有生以来的一切全背著身上，没有任何一样舍得丢弃。有形、无形者皆是如此。

“看到那些孑然一身的难民时，我问自己，如果有天被迫离家的人换成是我，而且只能携带一个背包，我到底要装什么东西进去？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敢想！”张雍说。



【365天_定幕剧 Repertory theatre of 365 days】平面摄影系列 Keelung _ Tainan, Taiwan (2011-2018)。摄影：
张雍 Simon Chang

把想家当成一件例行公事

在遥远的斯洛维尼亚过生活，定时回台湾探望家人，似乎是张雍摸索出的一种平衡之道。他尤其希望两个女儿能多与台湾的家人相处，同时有个听、说中文的环境，在小小年纪就开始体验两地的相似与相异之处，推想背后可能的原因。他总是在斯洛维尼亚想著台湾的家，在台湾想著斯洛维尼亚的家，把想家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张雍喜欢斯洛维尼亚的简单生活，在那里，他可以光著脚丫在院子的草地上走，多了许多时间陪伴在妻子身旁，和女儿一起长大、一起染复活节的彩蛋。虽然当年求学的布拉格，已经因为过度活络的商业观光而不复张雍记忆中的模样，然而全国人口仅两百多万人的斯洛维尼亚，依旧保有纯朴的乡镇风情。



【日光节约时间 Daylight Saving Time】黑白平面摄影系列 Ostrava, Czech (2003-2017)。摄影：张雍 Simon Chang

另一个让他喜欢斯洛维尼亚的理由是，这里在教育环境上，比较尊重个人本来的样貌。长辈们愿意放手让孩子自己做选择，除非必要，不然不会刻意干涉、教训；学校里没有排名，也没有荣誉榜，老师鼓励孩子问问题而非背答案。习惯了斯洛维尼亚的单纯生活后，反而是在回到台北后，张雍更常感觉自己像名精神上的“异乡人”。

“我和女儿在台北的公园里玩时，一直听到有家长呼喊‘不可以！’‘慢一点！’‘不要过去！’‘不要撞到别人！’，我常常觉得这些爸妈其实不是讲给孩子听，而是讲给旁边别的父母听，他们只是不想被当成不负责任的父母罢了。”张雍说：“可是斯洛维尼亚的情况不是这样，大家不会在公园的溜滑梯旁围成一圈，家长们会找地方聊天、喝咖啡，让小朋友自己玩自己的，孩子有事自己就会过来找爸妈。我感觉那里的环境比较把孩子当‘人’看，愿意重视孩子的个人价值。”

张雍翻出了一张服兵役时的结训纪念照，近百人的合照中，完全分辨不出谁是谁，不管是谁想要找出自己，都比从《威利在哪里？》的童书中找出威利还困难。对张雍身边许多欧洲朋友来说，这张找不出个人价值的照片，几乎丧失了“摄影作为纪录”的意义，偏偏却是年少时张雍成长的日常。



【Krampus】平面摄影系列 Villach, Austria (2015)。摄影：张雍 Simon C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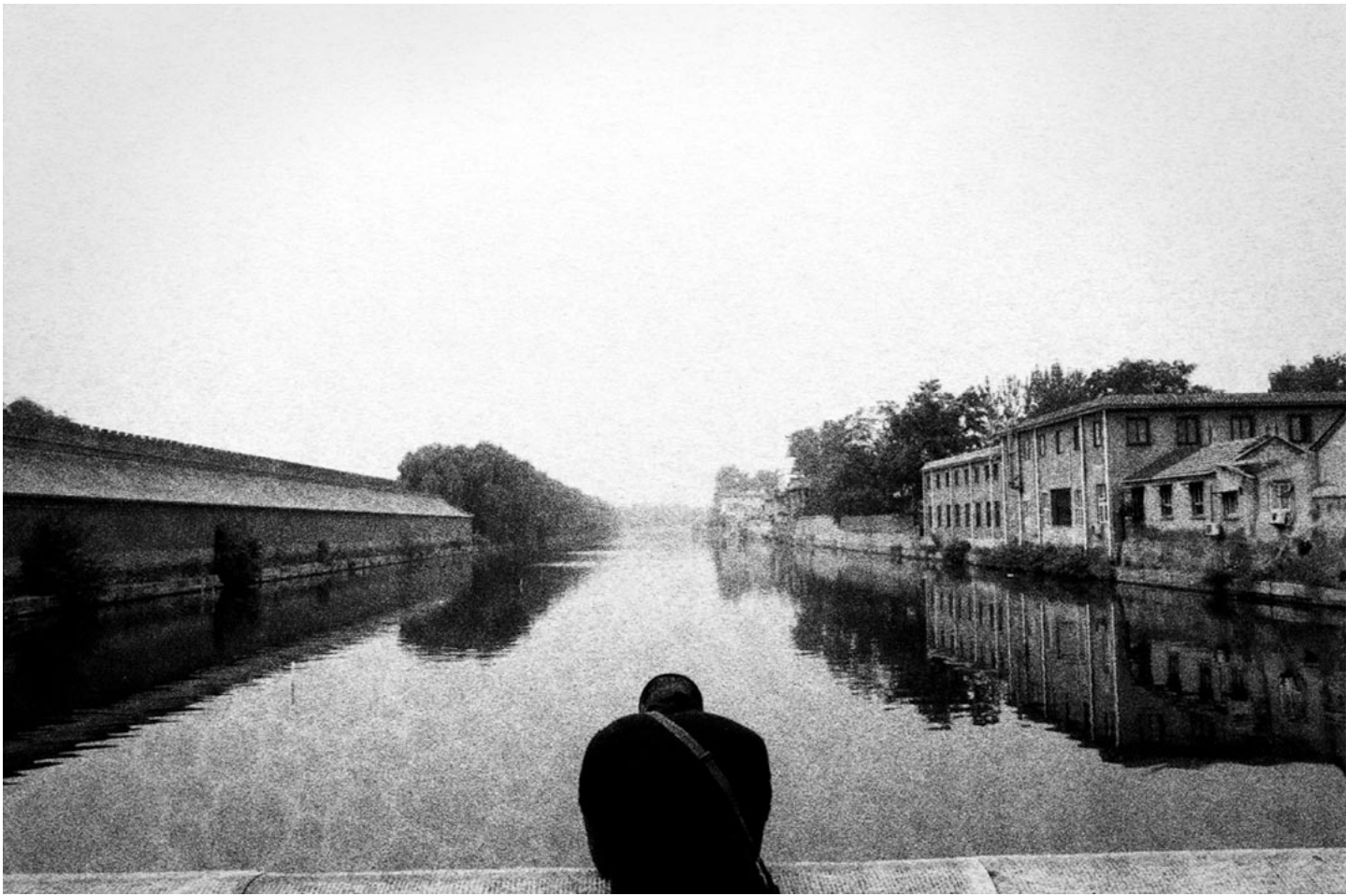
不要漠然于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事

可是台湾毕竟是无从否认的家乡，是他的亲族繁衍生息之处，张雍还是珍惜能和爸妈与弟弟好好吃顿饭的每一天，期望自己能够时常带著妻女回台陪伴家人，行有余力，更要扮演信使般的角色，把在欧洲亲眼见闻的点点滴滴，一五一十地透过展览、书籍和讲座传递给家乡的人们。

“只不过，随著回台的次数越来越多，座谈会上有件事情让我愈发恐惧：从2009年到今天，不同听众发问的问题，几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我一直被频繁问道：‘你都是怎么靠近别人？’‘这么靠近被摄者真的没问题吗？’大家都好奇我怎么跨出第一步？可是我能给的答案再简单不过——‘你必须离开并试著自己去找答案’。很可能只消一张单程机票与一个睡袋就够了，重点在于你究竟有没有勇气脱离舒适圈与早已习惯的生活型态，信任好奇心的引领，透过他人或者他方的故事，反思既有的价值观，替自己的故事找到一种更深刻的存在感。”张雍说。

现况让张雍很难乐观起来，他感觉家乡的人们好像自己把自己绊住了，困在某种小确幸的安逸里、少了对于世界其它角落的关心甚或关怀。最近几次回到台湾，观察到人们使用智慧型手机的方式后，张雍更是忧心忡忡。

“我在公共空间看到太多人跟手机黏在一块，一直在玩游戏或逛网拍，即便拿来拍照，多数也只是在自拍，挑些开心体面的照片上传社交媒体。我担心的是，一天24小时，如果你有20小时都在镜子前面看自己，就没有时间去好奇窗外的风景了。”张雍说：“当然东欧不是没有这样的现象，可是比起台湾少非常多，大家对手机的依赖没有那么强。我太太的亲戚周末喜欢到山上走走，出门前还会刻意把手机留在家里面。”



【日光节约时间 Daylight Saving Time】黑白平面摄影系列 Beijing, China (2003-2017)。摄影：张雍 Simon Chang

网络的普及，看似让人们与全世界相连，无论是取得新知或是规划旅行，都比以前方便许多，但如果因为这样的便利性，就丧失对生命根本的好奇心、遗落与他人面对面的勇气，在张雍看来，无疑就成了一种“锁国”。“我希望人们记得，我们连上的是网际网路，不要把它使用得像是朝鲜的内部互联网，漠然于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事。”

飞回斯洛维尼亚的家之前，张雍特地去了一趟区公所（指台湾的区一级行政机关），帮大女儿办理退保事宜。附近有家超过二十年历史的麦当劳，“一直记得那是小时候妈妈带我与弟弟第一次拜访的速食店”。这一天，他走进麦当劳对面新开的咖啡馆，望著窗外那道金色拱门，开始有些回忆咕噜咕噜涌上心头。张雍想起来，自己已经好久没写日记了，在这个手机泛滥的年代，摄影师不合时宜地拿出一支笔，在笔记本上刷刷留下了长串墨痕。

他是这样写的：“坐在对街遥望著童年记忆，期待看到穿著小学制服的那个我，就那样通过那扇门走向自己，迫不及待想要与他分享后来这三十年来所经历的故事，更想要告诉他，对于生活里的各式安排，不论是我所拥有或我错过的，始终打从心底感激并珍惜。”

异乡人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7.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8.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9.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添华夏恚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2. 陆委会港澳处长：“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港府要负完全责任。”
3.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4.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李峻嵘：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7.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8.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9.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10.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延伸阅读

异乡人——他从战地来，想在台湾说什么样的故事？

“在我的家乡，有36万族人因为恐怖攻击成为难民，有3000多人被推下海，人们被迫在改信回教与死路一条中做出抉择。在我的家乡，因为ISIS的关系，儿童变成了孤儿、年轻妇女变成性奴隶，还有小孩被洗脑成会杀人的恐怖分子……。”

异乡人——马立安：在深圳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人类学家，为什么执迷城中村？

“没有城中村就没有深圳。”二十余年来，她看到“深圳奇迹”背后的历史，亦发起对命运选择的追问。

异乡人——雷立柏：东西方的对话不只有手机和高铁，还有孔子和柏拉图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古典语言？“可以帮助中国人理解现代概念，比如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权利，什么是秩序。”

异乡人——方凤美：绕行地球半圈，才发现「成为母亲」是最艰险的旅程

“我经历了一场地震，一次流产，和一段见证数千名婴儿诞生的旅程才完全领悟到：中国的人口控制，影响所及远超出其国界。”

异乡人——Icy：只是去智利义工旅行，却意外地在这里收获了一个家

如果多年后有人问起我，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从一个女孩慢慢变成一个女人？我得说：“住在智利的那一年吧。”